



通識頭條

口語跟書面語差別大 我手寫我口障礙重重



香港學生學習中文，最大的困難和障礙是：口語跟書面語差別頗大。古代中文的書面語是文言，現代中文的書面語是五四以降的白話文。少讀了文言，我手寫我口，文章「粵語化」，距離白話文便更遠了。今天，提倡普教中，若然普通話學得好，寫白話文當然通順。可是，普通話不是港人的母語，學好普通話的難度，不一定下於學好英語。何況，用普通話學文言，又不如用粵語學那麼得心應手，少了文言的根基，用香港社會不普遍使用的普通話來寫作，很易流於照搬生硬。就等於英治時期的香港學生，要用英語來傳情達意，難免隔了一層。這個死結，不是不能解，卻要多費一番工夫。

中文不講究文法

中文有標準的語法，卻沒有英語那樣相對嚴謹的文法，因為中文歷來不講



▲港人的母語是粵語，字彙和語法比較接近文言，而跟白話文距離較遠

究文法，甚至乎文法這個概念都是西方傳過來的。舉個例子：英語中的量詞要放在名詞之前，「許多人」是many people，不會說people many。文言的「諸君」、白話的「許多人」亦然。可是，白話文中的「們」字，卻放在名詞之後——「人們」、「學生們」。用文言寫「眾人」、「諸生」，可；用白話文寫「人們」、「學生們」亦可，但寫「眾人們」、「諸生們」卻十分彆扭。表面上，怎樣寫都可以，豈不是更自由？其實，這反而會令學生更困惑，就像學好英文困難的地方是，許多意思都有兩個字，例如「死亡」，一個是來自方言的dead，一個是來自拉丁文的deceased；「勝利」有win和victory。戰爭是war，但「好戰」卻是belligerent，來自拉丁文的belli（戰爭）。

以母語思考，用另一語文說、寫，已經困難。假若另一語文的語法及文法，和母語差異頗大，便更困難。語文教師往往會訓示學生，要學好英文，必須習慣用英文思考。同樣，要說好普通話，寫好現代白話文，恐怕也要用普通話思考。這可能比「轉台」用英文思考更加困難，英文有文法可依循，中文沒有嚴謹的文法，只有習慣的用法，普通話的語法跟粵語分別頗大，前者有很多「把」、「將」、「讓」、「給」、「被」、「跟」的句子；比如「我很快把飯吃光了」，就不是粵語慣用的語法。粵語的習慣是先動詞後名詞。粵語會說：「我好快食完飯」，學生要在腦海中把它翻譯成普通話（白話文），便要將先動詞（食）後名詞（飯）的句子，翻成先名詞（飯）後動詞（吃），是一百八十度的倒轉。



▲普通話不是港人的母語，學好普通話的難度，不一定下於學好英語

普粵語法分別大

此外，普通話有許多英語化的句子，粵語是沒有的：例如「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在普通話語境裡，並不陌生。但以粵語為母語的香港學生，卻不易熟習，因為這句子以一個子句（有需要的）作主詞，粵語是很少這個用法的。此外，還要先名詞後動詞（支援），以及用被動式（得到）的寫法。用粵語思考，想出來的句子應是「支援有需要的（人）」。要寫成「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肯定要費一番折騰。

撰文：博文



▲香港學生學習中文，最大的困難和障礙是：口語跟書面語差別頗大

編者按：配合學校復活節假期，《通識新世代》暫停，4月29號復刊。

通識資料庫

香港中文書面語的特點

由於華洋商賈經常往來貿易買賣，香港人對外國語文（特別是英文）的接觸十分廣泛，使港式中文經常出現外文的成分；又因為歷史的原因，全港通用的語言是粵方言，直至回歸前普通話並不流行於日常交際中。香港主要電視台和電台都用粵語廣播，中文報刊夾雜粵語撰寫的稿件（特別是副刊）、雜誌亦多用粵語寫成，因而體現在香港中文夾有粵語的口語詞、俗語和語法是不足為奇的。

香港中文書面語的定義是：流行於香港一地的中文書寫方法。雖然港式中文有向標準漢語慢慢滲透、擴散的趨勢，但它有別於標準中文書面語，因為它有極濃厚的地方色彩，而部分的字、詞和語法更偏離了標準漢語的書寫方式。

香港中文書面語的特點如下：

1、中、英、日文夾雜

有的中文廣告把英文字TAXI、INSURANCE、STRAWBERRY和MOTOR用音譯「的士」、「燕梳」、「士多啤梨」和「摩打」代替，而不用符合規範化的意譯「出租汽車」、「保險」、「草莓」和「發動機」。

又如中英文夾用，如「攞SHOW」（即「做大型表演」）、「VIP房」（即「貴賓房」）、「最HIT上榜勁歌」（即「最流行的上榜快歌」）、「係SMART啲」（即「最出眾、俊俏」）等。

不少香港人說話時喜歡中英文夾雜，有時候報刊（特別是年輕人為對象的文稿）為迎合讀者的口味，也會出現這種情形。例如「實Q」（即SECURITY，護衛員）、「亂UP」（即「亂噏」，胡說八道）、「快D」（即「快啲」，快點兒）等。這明顯是一種懶於思考的現象，亦是污染中文書面語的一個重要途徑。

日語在香港中文書面語的影響亦漸見端倪。它在港式中文裡的使用法基本和英語相若，可分作直接引入與轉用兩種。直接引入如「大割引」來自日語「割引」（削價）、「大放送」來自日語「放送」（播送或播放）、「新發亮」來自日語「發亮」（發售）；轉用者有「上班族一族」、「浪漫一族」等源自日語「某某族」等。

2、口語入文，傳媒滲入生活語言

香港傳媒亦常夾用本地的口語和俚語，使到港式中文有向口語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如「兩頭頂」和「傻吓傻吓」之類也不時出現在雜誌的文章上，撰稿員隨意加上引號，便任意運用。另外一種情況，是在報章本港一些特有現象時，難以找到意思完全相等的用語，而被迫使用廣東俗語，如「爛尾樓盤」、「陀地」、「人蛇」、「蛇頭」等。

3、大量運用同音異字／諧音

巧妙地利用「同音異字」改變某些成語、俗語和諺語的一個、兩個漢字來做文章或廣告標語，或變化其中一兩個字以增加文章和文句的趣味性也是港式中文的一大特色。例如某電子教材中心的廣告標語是「人者之聲，無「語」倫比」，介紹某汽車吸塵器的廣告用語是「有車皆「吸」」，都是十分有趣的。

4、將特定的詞分拆開來運用

香港中文書面語的運用，會用上許多詞彙，而詞語分拆開來運用則是另一特點。為了表達更深一層的意思，傳媒會於詞語中加插如「更」、「了」一類的詞，如將「心酸」寫成「心更酸」；又或無理地將「發達」寫成「發了達」等。

5、文白夾雜，風格不一

港式中文出現的文言成分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成語的廣泛使用，二是文言詞及文言句式的適度靈活表達。成語在廣告中往往被成串、成對地大量使用，如以「無懈可擊」、「出類拔萃」、「美輪美奐」突出商品的優良品質與過人之處；以「趨之若鶩」、「一時無兩」、「前所未有」突出商品的受歡迎及罕有程度；以「喜出望外」、「高人一等」、「稱心滿意」突出給顧客的滿意程度；以「馬馬虎虎」、「巧立名目」等成語突出其他同類商品的劣處等。文言詞語及句式則如「閣下」、「秉承」、「非……莫屬」、「聲色之美」、「彰顯閣下顯赫地位」等皆是常見的文白夾雜的表現手法。

6、流行用語轉變急速

在香港這個變化急速的城市，每天均有新事物的出現。新事物及新現象為口語帶來了新的詞彙，再表現在寫作上，則又衍生出新的書面語。可是，大部分新形成的詞語很快又會被急速的時代步伐所摒棄不用，因此流行用語的轉變急速是香港中文書面語的另一特色。例如在九八年風靡港人的「電波少年」及據說有治療男性陽萎的藥物「偉哥」等，這些流行用語在熱潮過後，相信便會被香港人拋諸腦後。

7、傳媒常用縮略語

香港傳媒一向十分自覺報刊雜誌的文章是一種有對象、有目的的傳意形式，在撰述時常常注意「方便使用者」的原則，使讀者易於掌握和吸收信息。一般來說香港傳媒刊物裡的文章有趣而易讀，少有艱澀難明的句子。

有些縮略語，如「特首」、「綜援」、「居屋」、「教署」、「西隧」、「公屋」、「隱巴」、「輕鐵」、「九鐵」、「臨立會」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隨口可以在日常生活裡說出來的縮略語，原來都是來自傳媒的創造。這些縮略語經常出現於文章中而又不加引號的情況，成為了香港中文書面語的另一特色。

8、錯用詞語，自鑄新詞

香港中文書面語的另外一個特色是詞語的錯用。以廣告為例，有些廣告撰稿人可能不明白某些詞語的含義，以致配搭錯誤，使訊息模糊。例如「首次條件」應寫成「首要條件」；「昔日香港情懷，全人孜孜眷戀」（1998年12月18日第458期《壹周刊》頁38）中的「孜孜」解作「勤勉」，與「眷戀」配搭不當；又如「暗啱狙擊手」（1998年12月3日第357期《壹便利》頁128）中，「狙擊」一詞就不太配合「暗啱」這一類微小的東西，不過卻能吸引讀者的注意。

9、喜用誇張渲染的句詞

以大眾口味為依歸的刊物，常以誇張渲染的字句來吸引讀者，如「大揭秘」、「大曝光」、「大災難」等，卻往往是題大於文。本港不少商人在促銷商品時，很多時會冠以「超特價」、「勁減」、「大優惠」等誇張的字眼以作招徠。

資料來源：黃穎聰《香港中文書面語與語文規範化》

知識點

粵語保留較多「雅言」

周朝各諸侯國有自己的方言，為了溝通，便把其中一種方言定為共同使用的語言，就像現今的普通話。這便是「雅言」，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書面語，便是「文言」。孔子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正是這個意思。到漢朝，南匈奴歸附，帶來了匈奴語，中原漢人遷徙南方，「雅言」亦南下。經「五胡亂華」，以及遼、金、蒙古、滿清等統治，北方漢語受這些民族語文的影響較深。南方的吳、湘、贛、客家、閩北、閩南、粵語受影響較少，保留了較多「雅言」的成份，卻不能說是全部的「雅言」。

思考點

「好不」用法來自蒙古語

時下不少港人頭腦簡單的把普通話稱為「胡語」，粵語稱為「雅言」，因為普通話受匈奴、蒙古、滿洲語等的影響較大，粵語則較少。可是，較少影響，不是沒有影響。譬如粵語中的「好不」字，放在形容詞前面，如「好蠢」、「好懶」，其實是「很」的意思。這卻是古漢語或「雅言」沒有的用法。古漢語用「頗」、「甚」、「極」等，卻不會用個「好」字，「好」作「很」的用法，是來自蒙古語。普通話有「好不」的用法，「好不熱鬧」就是比「好熱鬧」還要熱鬧的意思，亦是來自蒙古語。

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歷程



書架

五月四日快將來臨，九十五年前的一場五四運動影響了百年以來中國的歷史進程。每個讀史的人都會記得這場影響深遠的運動，我在每年五月四日前後，都會翻閱一些有關「五四」的書籍。其中，我翻看得最多的一本，是周策縱（周子平等譯）的《五四運動：現代中國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本書今天已是研究「五四」的經典作品。在本書「第二部分——主要思潮的分析」中，我讀到了文言文在五四時代失去地位的原因及經過。

1916年開始的新文學運動打擊了文言文的地位。當時的文學改革家宣稱，文言文是死的語言，因為它已不再被人民所使用。此外，他們認為口語才是一種活的語言，是創造活的中國文學的唯一合適媒介。第三，他們又攻擊傳統文學理論的核心——「文以載

道」的觀念，認為它對寫作限制太死。

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致力推廣白話文，開始連載用白話文譯出的西方小說。胡適在留學美國期間，向《新青年》投了一篇白話文譯稿。同時，他提出文學革命要取得成效，須從八事入手，包括：不用典、不套套語、不仗仗、不避俗字俗語、須講求文法之結構、不作無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須言之有物。

在陳獨秀的鼓勵下，胡適寫了一篇題為《文學改良芻議》的文章，對上述八點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後來本文被認為是中國文學革命的第一聲進軍號角。他正式宣稱，白話文學才是中國文學的「正宗」，創造中國「活文學」的合適媒介是白話而不是文言。1917年以後，文學改革轉到「建設」的階段。改革者開始試用白話文寫作，白話被稱為「國語」。1919年10月，全國教育聯合會決議，要求政府正式提倡白話文。1920年1月，教育部發布訓令，要求小學一二年級國語用白話取代古文。同年3月，教育部要求小學各年級一律廢除文言教科書。1921年，



白話文被正式稱為「國語」。

本書不但是一部經典的歷史學書籍，同時亦是一部運用了社會學方法所寫成的書籍。我在中文大學修讀社會學時，本書是課程中指定的必看書籍。香港曾有出版社譯出了本書的第一部分，只有內地才有全譯本的出版。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mleewaihung@yahoo.com.hk